



## 作家如何接地气

龚旭东

湖南日报上期刊发的报告文学作品《不能忘却的红色橡胶记忆》(见9月18日本报第9版)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反响。在笔者看来,这种强烈反应不仅仅是因为这篇报告文学揭示了一段许多人不了解的湖南历史,更与它接地气的文学表达视角、表达方式与文风有关,这是颇有启示性的。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文化消费潮流的日益发展,文学的快餐化阅读日渐兴盛,许多作家趋时逐流,心态日渐浮躁喧嚣,潜意识甚或有意识地迎合市场创作,坊间胡编滥造之作比比皆是,真正接地气的作家作品变得稀有起来。人们常常说要接地气,但能否接上地气、如何接上地气却似乎是个问题。

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说:“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作家究竟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创作接上地气?我想,这首先是一个态度问题,其次是个实践问题。薛媛媛创作《不能忘却的红色橡胶记忆》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薛媛媛是小说创作有突出成绩的女作家。她有一次去电信局排队交费时,偶然听排在前面的两位女士谈论清明节有1000多人从云南结伴回醴陵祭祖,他们是50年前响应毛主席号召去云南种橡胶的支边老人,由儿女搀扶回来祭祖,场面感人。她突然心有所感,于是开始追寻和探究这一尘封已久的支边壮举。她查阅相关资料,到醴陵找返乡老人,循此,她进入到一段当年具有保密性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突破列强封锁,保障国家安全,自力更生开发种植极具战略价值的橡胶,数万湖南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拖家带口移民云南,到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原始森林中为国家种植橡胶林,他们通过艰苦卓绝的开拓,使中国迅速成为橡胶大国。半个多世纪过去,那段英勇悲壮、不畏牺牲的历史已经在岁月的逝水中渐渐淡去,数万湖南人已有三分之二长眠云南,健在者也已七八十岁高龄,但他们无怨无悔,从容平淡地生活着,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则继承着他们开创的事业,继续在边疆奉献。

这是共和国、特别是湖南人不应该遗忘、却事实上已经被淡忘的一段历史。薛媛媛最初只是被这个以自己不知道的题材吸引,面对一位位垂暮老人讲述的50多年前的历史,她开始感觉自己不是在采访,而是在和他们一起重新经历那段中国开荒植胶史,充满着牺牲精神,艰难悲壮而又坚韧豪迈;她开始意识到,自己揭开的,是多么珍贵的一段湖南人、中国人的生命史和精神史。她泪流满面,她彻夜难眠,她甘于忍受异常艰辛曲折的磨难,沿着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三下云南,前后采访7个多月,一天只睡5个小时,双脚打满血泡,寻访了19个农场、34个分场、80多个生产队,采访了500多位湖南支边人;有时要沿山路坐七八个小时车,不通车的地方就徒步走。历时3年,她沉浸在忘我的创作状态之中,记录每一个受访者的青春记忆和奇特经历,还原和构建了一个具有浓厚湖湘气质与特征的边疆橡胶种植场工人群体塑像。

一个个真实的人物和鲜活感人的故事,那些真实、壮烈的历史场景和个人生命史,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薛媛媛力求通过这些位卑犹未忘忧国、舍身小我报效国家的湖南人,揭示和体现出曾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大历史作用的湖湘精神气质,揭示和体现特定年代里人们真诚质朴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牺牲奉献精神,揭示和体现出人民的梦想与创造力所具有的巨大力量与作用。通过对数万湖南人的真切描述,“人民”被真切感人地还原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真实具体的群像。他们的家国意识,几代人数十年如一日将小我、小家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的实践,深刻显示出人民与历史发展的真实关系与真实面貌,显示出人民群众的奉献与牺牲、理想与梦想,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这使作品充盈着感人至深的力量。

让中国橡胶史上籍籍无名的真实人物鲜活在自己作品里的创作冲动与责任感,使薛媛媛改变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初衷,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没有尝试过并且不那么“自我”的报告文学体裁。小说创作更加立足于自我表达,报告文学创作则偏偏不能过于自我。当下作家们普遍面临的,其实恰恰是自我、小我的过于泛滥、过度表达,这对当下文学创作的整体面貌与品质有着十分严重的影响。薛媛媛抑小我而扬大我,但又没有泯灭自我,而是将自己的主观情感更加深入、更加水乳交融地介入、渗透到与采访对象的交流和对客观历史的再现之中,使她的作品获得了更具内在张力的文学品格。现在的许多作家太缺乏薛媛媛感受到的心灵被描写对象净化的体验,太拘泥于一己小我的琐碎的情绪波动,太缺乏浩瀚的思维视野和沉稳雄郁的思想品质。薛媛媛的创作态度、实践与体验,具有强烈的启示性。这应该引起有志于严谨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关注与反思。

只要作家在思想情感上不脱离生活、不自外于社会、不舍弃人性探究,只要作家能够放下身段,沉潜心态,深入社会最敏感的中心和生活的底层去寻访、去感受、去思考,就一定会获得鲜活的创作素材、心灵的震撼与感染、思想的净化与升华、思考的深化与锐化,这样的创作,就不会处于悬浮无根状态,作家思想情感的变化将会真诚而艺术地表现在作品中,深刻地感染和震撼读者。

我们呼唤,更多些这样接地气的作家和这样接地气的文学作品。



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 金色旋律里的「国韵湘音」

### ① 等待与心愿

“我希望自己还能站上指挥台”

“这场民乐会,我盼了15年。我希望自己还能站上指挥台,可惜我的身体不允许了。”

9月18日,长沙沁园春小区。75岁的国家一级作曲家、著名指挥家刘振球,有些疲惫地靠在沙发上,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位朋友们眼中总是那么硬朗结实的“球哥”,2013年因患食道癌动了大手术,体重直线下降25公斤,瘦弱得似乎风一吹就会倒。墙上,挂着15年前他指挥迎春潇湘民乐会的一幅照片。沉黑的舞台一束微光聚焦,他的面部侧影、满头白发和动感有力的手势,凸现浮雕般的光影质感,格外醒目。

似乎,这一刻,他重回15年前的舞台。如雷的掌声中,他稳稳站上指挥台,沉着抬起手臂。全场肃静,只等他一声令下,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15年前的2000年,堪称湖南的“民乐元年”。这一年的4月7日,由三湘都市报策划、主办的“金太阳——金色之声”民乐会,邀请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赴长沙演出。这是湖南第一场市场运作的高水平民乐音乐会,两场演出满座爆棚。台下的刘振球和众多湖南民乐界人士,切身感受到了湖湘大众对中国民族音乐的百分之百热

### ③ 启蒙与创新

15年,从“金色旋律”到“国韵湘音”

龚旭东,骨灰级爱乐者。2000年,新千年第一年星城第一场高规格音乐会“金太阳——金色旋律”音乐会,是时任三湘都市报副刊部主任的龚旭东主持报道的。他很担心音乐会现场观众“匡瓢”。当时长沙高雅音乐会很少,观众不注意音乐会礼仪,穿拖鞋进场、咳嗽、高声说话。他连续推出多篇报道,重点介绍欣赏高雅音乐会需要注意的礼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演出时现场1300名观众着装整洁、庄重安静,音乐会结束时,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这样的场景多年后还令湖南爱乐者们津津乐道。

15年后,龚旭东受省委宣传部之命跨界出任新的民乐音乐会的策划与编创。

他为新的民乐音乐会取名:“国韵湘音”。

打造湖南音乐历史文化视听大课

人们对于湖湘民乐在中国音乐史上的独特地位与艺术价值并不完全了解。湖南民族音乐文化需要新启蒙。在龚旭东看来,中国音乐史里有一个高高屹立的湖南:中国十大古典名曲中,有三首与湖南

情。

湖南是民乐大省,蕴藏极大的民乐需求,湖南民乐界该做些什么?那一年,在媒体及政府部门、社会各界的合力推动下,刘振球和他的朋友们采取了一系列湖湘民乐行动,影响至今。

15年心愿,重启“第二场”

2000年6月,由湖南省文化厅、湖南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主办的首届“洞庭杯”湖南民族器乐系列大赛拉开序幕,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每届参赛人员从当年的10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湖南省首届民族器乐合奏大赛也于2011年启动。两项大赛为湖南发现了不少优秀民乐人才。

这一年年底辞旧迎新之际,由刘振球策划、指挥的迎春大型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在长沙奏响。音乐会集合了全省歌舞、花鼓、湘剧等院团80多位民乐工作者,湖南专业民乐演奏者第一次打破院团框架全体亮相,其气势与规模创下了湖南民乐音乐会之最。

在刘振球的设想中,这样的大型民乐音乐会要持续做下去,做成湖湘民乐的演出品牌。但受制于湖南民乐团的人员建制不完整、资金投入不足等诸多不利条件,他盼望的“第二场”,一等就是很多年。重启这个“第二场”的心愿,一直埋在他的心里。

有关;许多重要的民乐古典名曲都与湖南有着很深的关联。民乐音乐会将通过多媒体现代视听手段,以音乐的形式溯源湖湘文化,创造性地绘制一幅立体多维的湖湘有声地图。

他和主创人员的共同设想中,整台音乐会将成为一条在湖湘山水间蜿蜒流转的音画长河。它由相传舜帝曾唱过的上古歌谣“南风歌”发起,由湘江源流之地九疑出发,一路携娥皇女英的神话故事款款深情而来。穿越千年烟波,由古琴大师奏响源自湖湘大地的古典名曲《潇湘水云》、《梅花三弄》,浸染湘西神秘之地浓郁的民歌风情,最后融聚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精神,入洞庭、奔长江、归大海。

这将是一台打通古今、熔铸湖湘音乐文化传承、具有艺术创新精神的民族音乐会,也将是一场鲜活生动的湖湘文化公共视听大课,将让大众对湖南人文精神与特征有新的感悟。

为此,音乐会特别邀请出生于湖南常德青年导演兰天文加盟。他是著名演艺品牌《魅力湘西》的执行导演,也是2012年央视龙年春晚民族舞蹈《追爱》的编导,有着贴近时代的新锐导演理念;音乐会还特别邀请著名主持人汪涵担任“讲述者”角色,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与观众互动。

### ④ 忧乐与冷暖

“音乐是我的信仰、我的宗教。”

“序曲:《南风》民族管弦乐合奏广板、古风、壮阔、辉煌地。”

2015年9月21日,湖南省歌舞剧院排练场,“国韵湘音”进入紧张排练阶段。每位演员的乐谱架上,工整地摆放着刘振球手写的曲谱。

多年前曾受教于刘振球的谭盾说,老师在他心中就是湖南的贝多芬,他写的总谱像天书,既漂亮又神秘,羡慕得很。现在,刘振球手写的曲谱,仍然让湖南省民族乐团指挥、音乐总监傅贝宜感慨不已:“看得出,刘老师在写曲谱的时候手都有点抖,但还是这么清晰、准确。可以想象,刘老师费了多大的劲。”

曾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废寝忘食赶写出交响诗《长岛人歌》的刘振球,现在连最平常的写曲谱也成了一项严峻的生命挑战。

刘振球夫人杨老师第一个对他答应为“国韵湘音”音乐会创作提出“抗议”。她最清楚老伴的身体状况。但杨老师也明白,抗议肯定无效。近半年来,刘振球坚持每天保证作曲5小时。白天,他到医院做康复治疗。晚上8点开始创作到晚上12点甚至凌晨一点。有时实在支撑不住提前睡了,第二天一定把时间补回来。

“他就是这样一个倔老头,认准了要做的事情,不管怎么样都要做好。音乐是他最好的药。”杨老师说。“音乐是我的信

### ② 承前与启后

一个月掉了十多斤肉

张音悦忘不了15年前湖南大剧院的那个舞台、那个夜晚。

对于张音悦来说,2000年意味着幸运与收获。张音悦6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二胡,18岁成为株洲歌舞剧院二胡演奏员。2000年6月,她报名参加首届“洞庭杯”民族器乐系列大赛,获得二胡专业组金奖。二胡是最有大众基础的中国民族器乐,参赛者最多,竞争激烈,这个秀气的妹子一举夺魁,引起了刘振球的注意。

为了迎春民乐会,刘振球创作了二胡协奏曲《满江红》,经过严格的选拔,二胡独奏演员刘振球挑中了张音悦。“那是我第一次在这么重要的音乐会上担纲二胡独奏,我每天带着一把二胡,早上6点钟赶最早的火车到长沙,晚上坐最晚的车回株洲,只要车上没什么人,我就练琴。那段时间真是练疯了,一个月掉了十多斤肉。”

2015年9月17日,湖南省歌舞剧院排练场。已是国家一级演奏员、湖南歌舞剧院民乐团首席的张音悦,回忆当年情景,那份焦虑与激动仍从岁月深处隐约浮现。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5年里,以这场音乐会为起点,张音悦在她的音乐道路上飞速奔跑,成为湖南民乐界日益闪亮的明星。她策划举办了数场“张音悦和她的朋友们”系列音乐会,成为首位致力打造民乐演奏个人品牌的湖南演奏家。

但在她的心中,总觉得还缺少了什么。2015年初,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文化厅等主办的“雅韵三湘”高雅艺术普及活动三度开启,她遗憾地发现,两年来数百场艺术活动中,没有一场大规模的本土民族管弦乐音乐会。“雅韵三湘”主办方省委宣传部也注意到了这个空白。近几年,湖南及外来交响乐团的演出活动频繁,影响大,西洋交响乐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普及,相对而言,湖南民乐演出的频率不高,演出少、影响小,难以满足大众的需求。

在省委宣传部的推动下,融合了刘振球、张音悦等众多湖湘民乐界人士心愿与期待的“国韵湘音”,于2015年初开始筹备。

当年第一次走上全省舞台的张音悦,15年后成长为可担当策划、表演双重重任的湖湘民乐中坚角色。当年的策划和指挥刘振球,终于等到了15年后的“第二场”。他毫不犹豫地挑起了为音乐会创作序曲《南风》、终曲《忧乐颂》并改编《长岛人歌》的重担。更多15年来一直热爱、关注湖湘音乐的人们,重新为“国韵湘音”而汇集。

湖南民族管弦音乐一场承前启后的接力奔跑,开始了。

仰、我的宗教。”刘振球微笑着补充。

一张漂亮的湖湘文化名片

虽有政府支持、企业赞助,但筹划这台有不少原创曲目和全国顶尖演奏家、指挥家参加的音乐会,张音悦倍感囊中羞涩。刘振球、杨天解、孟勇三位作曲家都是义务创作,特邀古琴大师龚一、“中国琵琶女皇”章红梅都只拿很低的出场费。“他们都非常支持与理解,但我的内心还是不好受。我们也缺少专业的市场运作与营销人员,这是民乐发展的软肋。”

龚旭东则认为,一场“国韵湘音”远远不能充分体现湖南民族音乐如此丰厚的资源和独特的价值。他希望在这场民乐音乐会的基础上,湖南能继续策划组织一系列具有湖湘独特题材与韵味民乐音乐会,形成“国韵湘音”系列湖湘民乐音乐会,向公众推广,并作为一张漂亮的湖湘文化名片,向世界展示。

继15年前的潇湘迎春民乐会后,又一场大型湖湘民族管弦音乐会“国韵湘音”将正式奏响。15年,几乎是一代人的成长时间。湖南民族管弦乐的忧乐、冷暖,浓缩在这两场音乐会里,浓缩在刘振球、张音悦、龚旭东等音乐工作者、爱好者、传播者的光阴故事里。如何让湖湘民乐在演艺市场上争得生存与发展之地,而不是在15年的再“暖场”之后,归于沉寂,错过新的发展时机?

但愿时间能拉直问号,且不会太久。